

我的
生活

第一章 我的家世

我的家世，我生長的环境和我所處的正在急劇變化中的時代，都是我的個性，思想，以及一切行為活動的搖籃。

我的原籍——安徽巢縣竹柯村——我始終沒有回去過。（註）對於故鄉，我知道的雖然很多，但並不具體。我現在所記述的原籍的家世情況，都是小時候從我父親口裏聽來，零碎蓄積起來的。我的父親本來是個泥瓦匠，名字叫做有茂，一八四五年生於巢縣竹柯村；早年家裏奇窮，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。伯父同三叔當裁縫糊口；四叔做一個佃農，替地主耕種着土地；父親曾一度當過僱工，但後來不久即投身入伍。

祖父的一生，每天都在窮困中掙扎着，晚年生活益發窮困得可憐。一次，祖父病了，家裏一文不名，買藥的錢也無從籌措。父親無計可施，於是跑到巢湖去摸魚，賣得了錢，再買藥回家給祖父吃。去摸魚的時候，往往懷裏揣着一袋「鍋巴」，預備餓了好掏出來吃；若遇到家裏連「鍋巴」也沒有，空着肚子在外頭待一天，是經常的事。

祖父的病愈來愈重，轉眼到了嚴冬。這時巢湖邊上結了冰，摸魚事實上是不可能了；父親在無可如何之中，就想法子在水上鑿一個大窟窿，邊上放一盞油燈，引誘魚望上跳，等到跳上來，他就很快的撿起來。

一天晚上，風刮的很大，雪花紛紛地飛舞着，父親如平常一樣，照例拿着燈，蹲到巢湖裏去捉魚。祖母在家裏照料着躺在舖上呻吟不已的祖父，一邊却在思念着巢湖裏衣服單薄的父親。家庭的生計日益艱難，思前想後，處處都是觸人憂傷的資料。每到祖父呻吟停止，漸漸入睡的時候，祖母就輕輕地走到門口，對着茫茫的雪夜凝神，直到父親披着滿身雪花回來，她老人家纔能安心。

父親日夜焦慮勞碌，也漸漸的病了；雖然病着，然而摸魚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丟棄。

生活的窮困還不算數，偏又遇着洪楊革命；全家因急於逃難，一生辛勞的祖父就在這時候喪了他的生命。在那樣一個動亂的時代裏，不消說，死者的死與生者的生，一樣都是無關重要的。

因為長期在窮困中掙扎，長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，祖母的體力已經漸感不支，並且年紀老邁的人，身體精神本就十分衰頹；姑叔年紀又幼小，人事未更，處處增加了父親的拖累與辛苦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一家人離鄉背井去逃難，的確難爲了我的父親。我記得父親談到這些情形的時候，往往突然地淚如泉湧。我寫到這裏，停筆凝思，當時我父親談話的悲哀的神色，依舊清晰地浮現在我的目前。

祖母不堪長途跋涉之勞，不得已由父親背負着；小姑小叔跟在後頭，蹣跚地走着。時間久了，姑叔也漸漸地走不動，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。到了這種時候，祖母只得從父親身上下來，另外又由父親找到一根扁担和兩隻籬筐，將小姑小叔裝在兩頭，挑起來趕路。而祖母只好跟在後

頭，踉蹌地隨行。走了不遠，就是一條從巢湖分來的河流橫斷着去路。原來這裏本有專渡往來行人的船隻，可是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却連船的影兒也不見了。大家不由得焦急起來，特別是我父親。後來父親跳下水去，試探一下，幸虧河水尚不甚深。於是父親用一隻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過河來。正預備繼續向前走，忽然對岸又跑來兩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神色驚慌，看光景也是剛逃出來的。她們看見河裏沒有船，又不知水有多深，於是更加慌張。這時後面亂兵的擾攘聲已經隱約可聞，她們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過，自己却無法可想，情急之下，就跪在岸上大聲呼喊，要求救命。祖母遂命父親回去，將她們倆渡過來，一同行走。

當天晚上，走到半山一個破廟裏住下。父親因為年紀輕，覺得和兩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塊，不大方便，於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。這種亂不忘禮的舉措，充分地表現出父親的嚴正和古板的個性。日後我個人的精神生活，受了這類事情的感化和影響亦不小。第二天，剛動身要走，兩個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，懇求祖母收留她們做兒媳婦。因為她們覺得自己的年齡已大，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親故，長此下去，無論如何不是了局，何況離亂之中，自己的家屬又向那裏去尋我？倒不如就此結合為一家人的好。這種突如其來的要求，在祖母實在是初不及料，當時就毫不遲疑地婉言拒絕了。但是兩個姑娘却已拿穩主意，一再懇求，跪在地上不肯起來。祖母不得已又去徵求父親的意見。父親向來正直不苟，何況這事頗有乘人之危的嫌疑，當然更加不肯容納。等祖母的話說完，父親就鄭重而且堅決地說：『無論怎樣，這事萬不能答應』。事情也真湊巧，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兩位姑娘的父母，當時就把兩位姑娘交給她們的父母領走。這兩位姑娘同

她們的父母團圓了，歡喜自不用說；父親同祖母少了一層累墜，同時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。

這裏以後，全家逃到一個偏僻村落的破廟裏，住了一個頗長的時期。這期間，歷盡了許多艱難和酸辛，吃、喝、穿一切生活需用都無着落。經過了若干轉折之後，父親纔投到一家張姓家做傭工。這是父親正式充當傭工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投軍的始點。

張家是個地主，家裏有兩個兒子。老主人渴望他們獲得功名，支持門第，因此在父親未來以前，已經請了一位武術教師在家，替小主人教些石頭弓箭刀槍一類的課程。兩位老爺却和一般的闊少沒有兩樣，一切纨绔子弟的習氣無不應有盡有。穿的綾羅綢緞。吃的離不了鷄鴨魚肉，早晨老不起床，叫一聲，哼呼大半天沒有動靜。

父親生性勇武，酷好武藝，看見小主人放着這樣好的教師在家，不知努力上進。心裏着實惋惜，於是不時在那教師跟前討教幾套，空閒的時候就搬石子，要弓箭，獨自苦學潛修。教師看見父親窮苦而有志氣，工夫也很有根底，心裏喜歡，加他盡心指教。這樣練習了一個時期，父親的技術已經大有可觀。

考期到了。父親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應考；不知由於怎樣的一個機緣，父親也得到入場應試的幸運。進了試場，兩個闊少連射了三箭，一箭也沒有射中，石子不消說也沒有舉起來。下來了，燥得面紅耳赤，結果是名落孫山。平素嬌生慣養，一點苦功也沒有下過，臨事自必當場出醜，給爹媽丟臉，這也是不足奇怪的。父親與試的結果，三箭都射中了，石子也舉得合格，居然入學了。這在他自己也是沒有料到的。久經折磨的父親，這時才覺得稍稍吐了一口鬱悶之氣。

父親考入了武庠，祖母却因此受過一次很大的窘困，說起來也很有趣味。原來父親傭工的期間，祖母已返故鄉竹柯村。故鄉雖然並沒有可留戀的地方，然而生活到底比較外鄉容易些。外面人地生疏，生活艱難，再三考慮，祖母才離開父親回鄉。爲了分在兩下，日子更好過一點。父親入學之後，送報子的星夜到竹柯村報喜。在清代科舉盛行的時候，有人專門靠着報喜爲生，每逢榜張出之後，這般人聽着榜上的一個名字，看清籍貫，即疾驅的拚命跑向目的地去。跑的快了，可以得頭報，多賺些賞錢；若是慢了，成了二報三報，就不值錢了。任何人家的父兄，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訊，誰都樂意掏些賞錢，表示自己的快慰的。但是這次報父親喜訊的報子，可算是生意不佳了。報子到家的時候，祖母赤着腳，挽着褲腿，正在田裏插稻秧，無論如何，也沒有想到這時她的兒子會考取功名。送報的查問了半天，才有人把祖母從田裏我回來。祖母到了家，院子裏已經站滿了人，看見她來了，一擁圍上來，亂嚷着賀喜，大家都說她從此苦盡甘來，吉利話說了一大堆，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。俗語說，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。祖母的艱難也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大家正在恭維賀喜，吉利話講的起勁的時候，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經，使她聽了傷心；在一片笑語歡騰聲中，祖母忽然鳴咽起來了。家裏一貧如洗，四壁蕭然，每天兩餐飯都發生問題，拿什麼招待報喜的呢？一樣的喜訊，到了窮人家，便變成了無法應付的難題！後來多虧馮文煥的祖母（我的本家嫂子），察知了祖母之隱衷，趕快跑到家裏，兜了一些鷄子和幾斤米過來替祖母發賞給那報子。可是報喜的却大大的不高興，經鄰里多方勸解，才勉強打發他走，算解了祖母的圍。

考取武庫，雖然算不了一件什麼了不起的大事，可是父親的生活却因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這變化實含有嚴重的時代的意義，決不是偶然的。

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，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中國，經不住帝國主義砲艦的轟擊，終於被迫着大開門戶。於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洪流一湧而入，中國舊有的經濟政治的壁壘開始發生急遽的變化，滿清的封建統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。這一新時代的開始，其徵象就是普遍的農村騷亂與新的政治鬭爭的醞釀和發展。一八五〇年洪楊革命的爆發，明顯地，即是那外來的與內在的經濟政治條件之下所產生的一個革命運動。經過這次浪潮的泛濫以及戰爭的延長與擴大，那些和土地緊緊束縛在一起的農民，至此也不得不離鄉背井，流亡外地。太平軍在廣西起義，不久即連續佔領贛、皖、蘇、浙、等省；滿清軍隊與之轉戰於長江流域，前後達十一年之久。這一期間，東南各省農民四散流亡，其中有的投入太平軍，有的應募而為淮軍湘軍以及其他滿清軍隊；總之，生活大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所以一次時代的變動，固然影響國家的政治前途，同時也影響到個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動。不過這些時代的意義，在當時並不為參與其間的個人所自覺。父親的由流浪而為傭工，由傭工而取中武庫，開始從軍，很明顯的正就是這些農民之中的一個例證。他之所以離開農村社會，在他自己看來，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脅與企圖上進心理的驅使，其中複雜的時代與社會的意義，他不消說是絲毫沒有意識到的。

父親取中武庫，是他從軍的一個重要關鍵。他最初投身銘軍。銘軍，為劉銘傳所帶領故名。他是淮軍將領之一，在晚清很負盛名。父親初到軍中，在差遣隊當差，後來慢慢地升到哨長和哨

官。

清末，帝制的統治整個發生了裂痕。洪楊之役好不容易平定了，「捻子」相繼發動於安徽，河南、山東、直隸各省。不久陝甘回亂又復爆發。這些事實，正是滿清政府腐化與無能以及慘酷壓迫的結果；因此，不僅激起了漢族的暴動與革命，連其他民族也對它仇視起來，反抗起來了。

陝甘回亂雖然僥倖平復，但其殘餘勢力又在新疆一帶蔓延。清廷不得已就頒佈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的命令。因此父親即隨軍由西北開赴新疆。那時軍事上的設備都幼稚得可憐；而且對於士兵的待遇也是豬狗不如的。這樣橫貫數省的長途行軍，嘉峪關不設兵站，士兵的口糧一次發給八天，全是生紅薯，由各人自己背負着。從內地到新疆，一條黃沙漠漠幾千里的長途，本來儘够人走的了，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糧的生紅薯，總計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，壓在背上，叫人怎麼受的了？這樣的長途跋涉，一天一天，好像永遠走不到頭。一路上，餓了的時候是以紅薯充飢；渴了的時候，仍然是以紅薯止渴。這種生活，不說多天，就是三五天，父親以及其他任何強壯的同伴，也都有些爲難了。幾天之後，大家已經支持不住，但是終於勉強掙扎着到了駐守地。後來父親告訴我說，從這時候以後，他看見紅薯頭就發疼。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，遇到一個賣紅薯的，他看見了，立時噁心作嘔，連連不住的吐出酸水，這是我親眼看見過的。

從新疆回來，隊伍開到山東濟寧駐防；父親就在這裏結了婚。外祖母家姓游。第二年生我長兄基道，後來一共生了我們兄弟七個。當時因爲生活艱難，兄弟們營養不足，死去了五個，三弟長到很大，後來也死了。長兄出世的第二年，銘軍就解散了。父親就和母親帶着長兄回南，本來

預備考試武舉，但後來沒有考成。四年之後，父親重復到濟甯。從這時候起，姥姥就沒有我着；只打聽得她是因爲荒亂，幾年之前已離他鄉。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佳，曾託人到濟甯探詢過一次，結果只找到一個表弟和一個叔伯舅舅。我母親同我舅舅的乳名，至今我長兄還能清晰地記着。父親在濟甯沒有久留，即重新入伍，隨淮軍至直隸青縣與集鎮。生我的那年，正是父親到集鎮的次年——一八八二年，即光緒八年的秋天。在我出世的前幾個月，朝鮮發生了士兵暴動，失勢的大院君利用亂兵，顛覆新政府，並且襲擊日使館。因此中日雙方都派兵馳赴朝鮮，幾至釀成戰端。更遠之前，美政府經李鴻章的介紹，在仁川港與朝鮮締結美韓通商條約。以後法、德、俄、意、奧諸國都先後派遣使臣赴朝鮮，締結修好通商條約。這些都加重並且加速了日後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發展。

我出世的那年，祖母已經去世了。當我長兄隨父母回南的時候，祖母還健在着。因爲我長兄是在北方生的，所以祖母就給他取個名兒，叫做北寶。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給我的命名，父親就順着祖母的意思，給我取個名兒，叫做科寶。「科」，大約就是指科舉而言。

後來李鴻章到直隸，淮軍分駐於津郡各屬。於是保定府「五營練軍」開始，父親就到保定府，全家也都搬去同住。因此，這兒就成了我兒童時代的養育之地，成了我的第二故鄉。我現在說話操的是保定府口音，也是這個緣故。

上述家世，正替我埋植了一個艱苦的前途，並且替我打下後來奮鬥的基礎。

註：民國二十六年春天才第一次回返故鄉。

第二章 康格莊

在保定府城裏住了不久，全家即遷移到康格莊。遷移的動機，主要的是爲減輕經濟上的負擔。那時我大概才三歲的光景，對於人事雖然尙很淺漠，然已漸能認識，並且嘗試着要瞭解人生種種迷惑錯亂的景象。

康格莊距保定府城東約有二里之遙。我們初搬到這兒，在村的小西頭路南賃了陳家的兩間西房住着。大約房主人的狀況也很艱難，房子很不好，房間怕只有一丈餘長的光景，房身也非常低矮，父親立起身來，舉手可觸着頂上的樑木。屋內除了睡眠的土炕及造飯的地鍋之外，很少再有空隙的地方。桌凳等的陳設不消說都是沒有的，客人來了，連坐的地方都感到困難。這時父親那種謙窘的樣子，看了真令人難過。這與其說是家裏來了客人，倒不如說是父親的難關來了恰當。四圍的牆壁，因爲年代久遠，風吹雨淋，都已漸漸地鬆弛崩潰，成塊的泥皮常常向下脫落；更因造飯的緣故，炊煙在牆上塗抹了一層很厚的黑煙，襯映得滿屋裏黑漆一團。最討厭的是吃飯的時候，一掀鍋蓋，頂上的灰塵就同秋天的落葉一樣，簌簌地望下降落；有時猛烈的水蒸氣上衝，多年停滯在屋頂上的灰塵也會掉落下來，弄得滿鍋裏烏黑白皂，令人看了無法下箸。平常坐在屋子裏，若稍微留心一下，就會看見細雨似的煤灰滿處飛舞着，地上，衣服上，被子上，無處不是塵屑。這兩間難堪不堪的房屋，就是我們全家安身立命之所，會客，睡覺，廚房，餐室，統統都仰

賴着它。

經了長時期的辛勞刻苦，家裏積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錢，始在康格莊南頭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。這所房子一共七間：三間正房，兩間東房，正房東頭另外還有兩間小房間。能够住這麼多的房間，比較以前總算寬暢了許多。搬家的那天，孩子們固然歡天喜地興高采烈的呼喊，就是大人似乎也是異常欣慰的。

一天黃昏，父親同母親正在屋裏坐着談話，母親一手抓着我的手，一手撫摩着我的頭髮，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。一會兒，她對我說：

『科實，從前你受不了屋裏黑暗骯髒的苦，常常撒腿就望外跑；幸虧門神爺一手把你抓住，你才沒有跑掉！看看，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塊嗎？』

母親說話的聲調愉快而自在；說完了，抬起頭來，望了望父親。兩位老人臉上都浮現出從未有過的可珍貴的微笑。

原來我的右耳朵大而長，左耳朵却比較的方短。這大概因為在我吃乳的時期習慣於向左邊側臥，大人又整天忙於操作，沒有功夫顧到孩子身體正常的發育，日子久了，左耳朵就比較右耳朵短小，沒有得到平均的發長。母親同我說的話不過是借此拿我取笑罷了。

家裏生計艱難，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幫同大人操作。我七八歲的時候，便有時同家兄到野地裏拔草拾柴。每天吃過早飯之後，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籃，拿着鐮刀，下身穿一條露着半截腿的褲叉，跳跳蹦蹦的向草地裏進發。這時真可說是我一天中最得意的時候。自然的幽美，長空的遼

闊，在在爆發了我潛伏着的生命的火燄。清脆的鳥聲，唱着生命的讚美歌，委婉而動聽；迎面吹來的微風拂到臉上，一種愉快的感覺，似電流一樣，傳感了我的週身。情不自禁的時候，我就放大了喉嚨，喊上幾段梆子腔，發洩心中的積悶。湊巧成羣結夥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們遇到一起，笑笑說說，跳跳唱唱，那就更熱鬧有趣了。拔草的地方，大都在高粱地裏。拔的是一種黃草，可以用來喂馬；晒乾了，也是一種很好的燃料。

一到收割麥子的時候，保定府附近，衣服襤褸的農夫常常成羣結夥的去拔麥子。這時我也隨着大家同去工作。

農民生活的艱苦，如果不去實際體驗，怎麼樣也是難以想像的。勞動者的苦楚，只有勞動者自身才能够知道。後來我自己怎麼樣也難以克服的農民性格，都是我過去的生活遺留給我的。這種生活與環境，深切地影響到我日後的思想與情緒，影響到我日常處理事務的習慣，以及我訓練軍隊的方法；同時直接間接也使我必然的傾向革命，並且時時刻刻忘掉改革勞苦大眾生活的職志。

我現在略舉幾件事談一談。

夏天，高粱快要成熟，幹上的葉子照例須經一次披剝，據說這與它的穀實的發育有很大的關係。保定府的慣例，披葉子的時候要敲鑼，一敲鑼，大家都鑽進高粱地裏去，誰拔了誰要。每年一到這時候，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顧，專門到高粱地裏去披葉子。因為這種機會實在太難得了。披葉子的苦楚，到現在想起來還使我的頭暈。地裏好像一座大蒸籠，一鑽進去，就覺得窒

息氣悶。四圍密集着的高粱，一株接連一株，一點風也吹不進來。上頭熱刺刺的太陽晒着，蹲在裏頭，簡直是麵包烘在火爐裏；汗水雨似的滴着，頭上像有一個鐵箍緊緊箍着，胸口像一團棉花塞着。這種苦，自然不是我自己願意受的；但一想起家裏的情形，又不能不狠着心，咬着牙強打精神去披。有時從早晨直到晚上，赤着腳，挽着腿，袒胸裸臂，在裏頭披一整天，中間連飯也不吃，因為怕耽擱了時間，葉子都被別人披完了。出來之後，低頭一看，頸子上，胸膛前和兩隻臂膊，都起滿了鮮紅的瘡子。由於過度的疲勞，不僅飯吃不下去，連水也懶得喝。頭，耳朵，蟲蟲地作響，口腔和咽喉裏淤積着一股很厚的苦澀的粘液，一噎上來就要嘔吐。

到了冬天，原野上無草可拔，地裏也沒有可尋我的燃料，於是就到樹林裏去投乾枝棒。所謂投乾枝棒，就是用的較粗的枝樅，向樹枝稠密的地方投去；冬天樹枝特別乾脆，只要擊中了，就很容易斷落下來。這樣投個半天，落下很多的乾樹枝，收集起來，背回家去，可以燒一兩天。另外我又常常穿楊樹葉。北方楊樹特別多，一到隆冬，樹葉兒完全脫落，遍地都是。穿楊葉的方法倒也很巧妙：是用一根細棍，一端削得尖尖的，一端刻一道槽，繫上一條長繩，把削尖的一端戳到葉子上，隨手掙上繩索，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。我冬天的生活，大部分是在穿楊葉和投乾枝棒兩項工作上消度過去。

幼時我穿新鞋的時候很少，所着的大都是「一鞋」。說起「一鞋」來，怕只有穿過的人才能道出原委：普通人家，常常把穿得半舊不新的鞋子賣給打鼓的小販，而後經過一番洗刷修補的工作，前後再打上皮包頭；這樣的鞋子，從外面看來好像新鞋似的，其實叫做「二鞋」。穿這種鞋

，有一種缺陷，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適合自己的腳，也許小些，也許大些，穿長久了，腳上就會生毛病。現在我腳上毛病所以特別多，都是因為幼時穿「二鞋」太多的緣故。

家裏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當舖發生關係。父親的薪餉不到月杪不下來；在那青黃不接的時期，要維持一家人的生活，唯一的門路就是上當舖。大人因為礙着顏面，不好意思上當舖去，每次都是由我同父親的一個護兵寶玉明外號寶老魁的一同去；贖當的時候，也是他跟着我去贖。每月上旬，所當的大都是些整齊的比較值錢的衣服；可是快到下旬，不僅家中隨手應用的什物要拿去典當，就是炕上舖墊的褥子也要揭下來送進當舖了。這樣剝肉補瘡的勉強支持着，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斷炊，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當的東西來的時候，父親的餉才能發下來，餉一領到手，頭一條事就是贖當。這好像諾命似的，一點也不敢拖延；要不然，錢花光了當也贖不出來，下月的生計可就毫無辦法了。贖當的時候，寶玉明拿着扁担在頭裏走，我在後頭跟着。這時我一面走，一面却在算計當票的張數以及利息的多寡，生怕大人算錯了賬，多付了人家錢。到當舖把當取了出來，用繩子捆好，兩人就抬着回家。長袍，馬褂，坎肩，叉褲，褥子以及各種應用的什物，統統都在裏頭。

當舖在保定府東大街，每逢贖當，東關是我們必經之地。每次到這裏的時候，父親的朋友老遠的就笑着問我：「餉下來了嗎？」

經過這樣的一問，不由得我臉上就有點發熱。有時不等把我應回答的話說完，我就低聲催着寶玉明說：「快走！快走！」

說也奇怪，這種羞怯的心理，只有在我經過東關的時候，才顯著的感覺到；一到東大街，特別是快要進當舖的時候，不知怎的，羞怯的心一點也沒有了，代替而來的是一股憤懣之氣，從心裏一直衝到腦門上。

每次進當舖，總要使我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苦惱。最可怕的是掌櫃的那副冰冷的面孔。每次走進去，抬頭一望，櫃台後頭站着的，就是那個害貧血病的尖頭鼠腦的怪東西。這時我的心房驕地感到壓迫，跳躍的次數驟然增加，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樣。等到把要當的東西雙手遞上櫃台，自己就如一頭被宰割的羔羊，只有俛首貼耳，動也不動的在那比成年人還要高過一頭的櫃台旁邊靜靜地靠着；待不上半分鐘，就聽見一種油腔滑調刁吝刻薄的，好像含有槍藥的聲音爆裂出來：「三百錢能當得了吧！」

每個字眼裏都吐露着一種惡意，——就是：「你多嘴，就立刻滾出去！」頭一兩次，我把東西遞上去以後，還離開櫃台，退後一兩步，仰着臉，立起腳跟，看看他的臉色，希望他能多給我當些錢。後來，我簡直不敢再望他了。

我幾乎每天要進當舖受這樣的晦氣。那時心裏不禁反覆的想：「這比坐監牢好些嗎？」

家裏日常吃的米麵，都是在一家雜糧店裏賒取。這家雜糧店的字號，現在我已記不清了，只記得地址在保定府東門外，正對城門，因此外號就叫「迎門衝」。掌櫃的姓米，人都稱他小米。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，那種精奧巧妙的手段，真叫你不能不嘆服。我們賒用的糧食，都是暫時不付錢，按日把賬目記上摺子，日後再算賬。這樣的辦法，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虧；可是實際

上他却大施其剝削手段，比較現錢交易還要賺的多。每次在他店裏取了麵粉，分量總是不够頭，拿回來一稱，一斤至少要短二兩。至於小米，不僅分量不够，並且還攪雜了很多的砂子。我們明知他巧妙的剝削方法，但是只有忍受，不敢和他理論。原因就是：我們拿不出現錢來買東西！除了賒取糧食之外，我家日用零錢也在他店裏挪用，這也是叫人氣憤的事：因為在他店裏取的是大串錢，他就弄些小錢攪雜着，我們也看不出來，等到取回家，把錢串拆開來用的時候，三個錢的醋，四個錢的油，那些小錢就沒法花的出去，花到最後，剩下的一些小錢只好白白的扔了。到了月抄，餉下來了，白花的銀子再給他送去了。

在康格莊，我的父親戒鴉片時的那種痛苦的情狀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。父親早年都染有鴉片煙的嗜好，這在清末，已成為一種最普遍的風氣。尤其是軍政界，簡直無人不吸。那時鴉片雖然便宜，可是我父親每月只有十二兩銀子的餉，維持全家日用必需，已經就捉襟見肘，當然難有餘力來負擔一筆鴉片煙的開銷。不得已，父母下了極大的決心，決計要戒煙。

戒鴉片煙的苦痛，我真看够了。開始戒的一兩天，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，臥在炕上，像害了霍亂病一樣，呻吟嘔吐，不住的轉側翻騰。他們眼角裏含着淚。清鼻涕不斷的向外流，呵欠，寒噤，連續的發作，端起碗來呷一口水，兩手就顫抖的厲害。一直鬧了三四天，才能稍有安靜一點，但也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。記得最厲害的時候，他們簡直瘋狂了一般，仰臥着也不合適，坐起來也不舒快，左翻右轉，怎麼樣也沒有是處，那種痛苦難熬的情狀，叫人看了不寒而慄！他們難受得無法可想，就橫臥在炕上，把腿伸出來，令我同家兄兩個人每人拿一根槓布用

的木棒槌，各按着一條腿去捶；捶半天，筋肉才覺得舒展一些，精神也能安定一些，這才勉強合上眼，睡一兩個鐘頭。從這裏，我就知道鴉片煙的可怕，以後我看見鴉片煙就要發惱，比看見仇人還氣恨，從心裏起一種不可遏止的憎惡之感。

父親信仰佛教，到晚年尤其誠篤。家裏正房的中央懸着一幅白布繪的觀世音像，兩邊蒙着白布幔，中間只露出一塊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；從這空隙處，僅能看見觀世音的下體。黃布幔的上端，還橫蔽着一條黑布帘，底下拖出兩條綠布飄帶，襯托得異常精緻。每到初十五，或特別的祭節，父親即穿上開叉袍子，戴上大帽子，着上靴子，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禮。每次看見他行禮，我心裏總覺着奇怪，心想這是什麼事呢？有時父親行完了禮，仍不起來，扒在那兒，把頭伏在地上，嘴裏咕哩咕嚕不住的念誦，聲音特別微細，辨不出唸的是什麼話，弄得我莫明究竟。有一次我實在悶不住了，輕輕地走到他背後，側耳偷聽，才聽見了下面的一段話：

「祈求老佛爺大發慈悲，救苦救難，保佑一家平安，升官發財，一順百順。」唸完了，就在地上朋朋的連磕三個響頭。

他在家裏，閒常沒事就在炕上打坐，盤起兩條腿，像彌勒佛一樣，手裏拿着一串佛珠，來回沒遍數的數着。一天下午，他從營中回來，又到炕上打坐，這時母親突然叫喊起來：

「蛇！蛇！」

我驀然一瞥，一條七八尺長蠟黃色的毒蛇，正沿着南牆根爬去，駭得母親手忙腳亂，慌張地向外跑；我也未及細看，隨着母親一同跑了出來。